

另一個世界

在他的世界裏，

他是日理萬機的總統；

在他的世界裏，

每天有人想要謀殺他；

在他的世界裏，

他必須每天與妖魔鬼怪搏鬥！

在他的世界裏，

他是超人！

你呢？

在你的世界裏，

你是什麼人？

—— 鏡頭下的精神醫學

攝影・撰文：劉宗學
編輯：蔡佩雯

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女孩，一個失去自我的病人，他們怎麼會扯在一起呢？大概是因為白色制服下，一顆善良的心吧！

一向很佩服那些盡責的白衣天使們犧牲奉獻的精神，精神科的護士們也一樣，雖然她們的工作性質和其他科不大一樣，不是給藥、吊點滴，而是和病人聊天、玩遊戲，和病人打成一片，但是她們照顧病人的精神，卻是同樣的偉大。

拍這張照片之前，這位護生正在教病人唱歌，靈機一動，請他們兩個讓我拍張照，小女孩不好意思地答應了。照片上小女孩臉上抵著的笑容，不敢正視的眼神，代表著小女孩的羞澀；而小女孩拉著病人的手卻是代表著信賴與關懷。比起小女孩，我們是否付出太少，甚至瞭解太少！



不曉得爲什麼？他對我一直笑，一直想靠近我，偶爾伸出他的手想觸摸我，卻又害羞地退縮了。筆者一手拿相機，一手去握他的手，“叶擦”一聲，記錄了一張我和他的故事。

筆者試著和他溝通，問他的名字，問他快不快樂？回應的，只是他一再的對我微笑，雖然感覺非常親切，但微笑的臉孔底下，總覺得不免有些遺憾。

好孤獨的一個女孩子。

也許精神病分成好多種，但在我的鏡頭底下，精神病患似乎凝聚成兩種典型。一種感覺很親切，就算對著鏡頭，也是笑臉迎人，甚至擺出他覺得最好的姿勢讓你拍；另一種則是陷入長長的沈思，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，週遭的事物，很難引起他的注意，目光裏，更是找不到一個焦點。

這個女孩屬於後者。





職能訓練，是精神病患的一個重要項目。一方面可培養他們謀生的技能，一方面可訓練他們適應社會上人與人互動的關係。筆者參觀的精神病醫院，有實習工廠、實習商店、實習裁縫室……等。這些無非是為了他們出院後，踏入社會的一個準備工作。但是，就算他們已做好萬全準備，好去適應這個社會，但是社會卻不接納他們，那麼這一切的努力終將白費。

現代精神醫學的最終目標，就是使病人回到正常的世界，過正常人的生活。在醫院裏，其實很多病人情況相當好，但是一出院走入社會，沒多久又發病送醫，這種例子太多了。究其因，就是因為社會不接納他們，而之所以不接納他們，則是一般人對精神病誤解的結果，這也就是為什麼精神病醫院總是在較偏遠地區的原因之一，只要是當地居民知道了要建精神病醫院，絕對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。

一般人的印象，精神病人總是胡言亂語，舉止錯亂，見人就打。不錯，的確有許多病人發病時確實有攻擊性的行為，但是在現代醫療的控制下，有許多病人已能回復正常生活，況且有很多病人只是輕微的社會適應不良，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以把精神病人視為異類，畢竟他們也是我們的一分子。

當我在參觀病人的手工藝作品時，旁邊一個女孩興緻勃勃地跑來跟我解說他們的成品。當我稱讚這些手工藝品好漂亮時，這個女孩很興奮地指著一個筆筒，跟我說是她做的。聽她流利的言談，看她靈活的眼神，我實在看不出她為何生病。

臨走前，買了一個筆筒，並祝福她早日出院，我想，這一天應該很快就會到了吧！





在病人的眼裏，醫生是很有權威的，尤其是精神病患者。可惜權威的醫生並無法完全掌握病人。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精神病，不知道精神病的致病機轉，甚至不曉得所用的藥物，如何在病人體內改善病人的情況。

精神醫學的領域裏，還有很多的未知，我們只能累積前人的經驗，一步一步地慢慢往前走。我相信在徹底瞭解精神病以前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，在這段路上，還需要同學們的投入與關懷，至少在現在，試著去了解他們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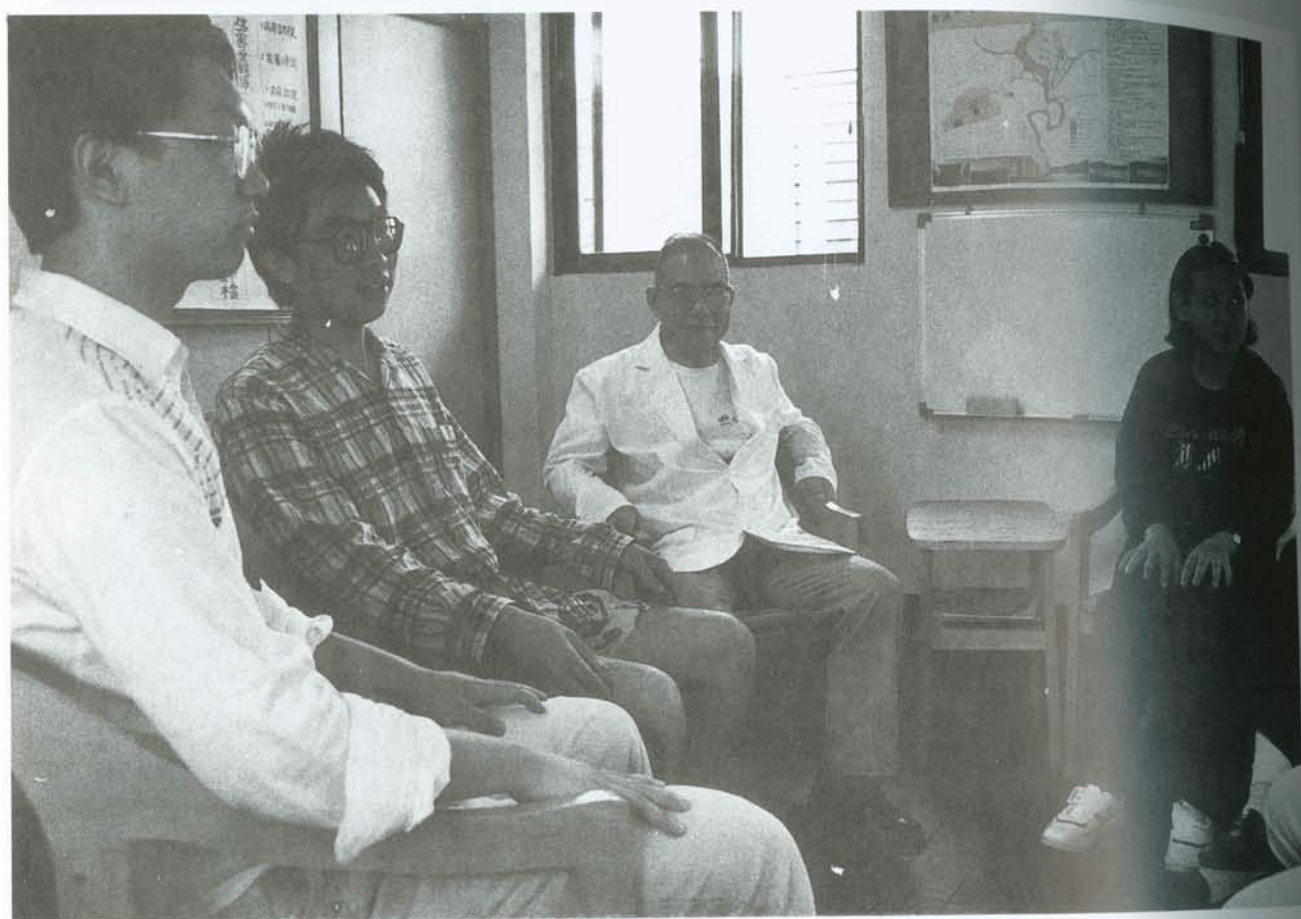
感覺上，這位看似正常的女病人，好像初中時的一位老師。一問之下，這位女病人是研究所的學生，難怪流露出來的氣質，與一般病人不同。剛看見她時，她正與醫生、社工人員聊得有說有笑，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醫院的社工人員，接著聽到她與醫生提到她吃的藥有些副作用，問醫生可不可以換另一種藥，這時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她也是病人。

有點納悶她看似情況那麼好，為何還要住院？醫生告知她病情不穩定，有時變化很快，現在還不宜出院。



精神病患，有時如一枚不定時的炸彈，可能會對他

人或病人自己造成傷害，所以儘速就醫是很重要的。由專業的現代醫學給予適當的治療、評估，以幫助病人及早恢復，重新步入社會。很高興精神衛生法通過了，如果政府能落實此一法案，則不啻是精神病患的一大福音。以往由於礙於顏面，或者經濟有困難，許多病人不是留在家裏，就是流落到收容所性質的場所，延誤了病人治療的時機，不但害了病人，也造成了一些危險性。希望以後精神衛生法實施後，不再有精神病患處置不當所引起的悲劇發生了。



藥物和病患個案心理諮商輔導，是精神病患治療的兩大手段，藉由醫生、社工、病患家屬、和病患本人，建立一個團隊，一方面給予病人正確的心理治療，一方面了解病患家屬配合情形，並給予正確的觀念。

病患一生要面對的，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，而是他們的家庭、親戚、朋友，醫生只是在他們需要時給予幫助，決定日後病人命運的，還是與他們最親近的人。

再一次強調，唯有社會能瞭解、接受、支持他們，他們才有辦法在社會上立足。



四個臉孔，四種不同樣的表情。

我今天說了一個謊，心裏一直不安地盤旋著。

照這張照片時，其中兩個要求我照片洗出來要寄給他們，在我按快門的同時，我漫不經心地答應著他們，心裏只想到要如何取景，光圈快門配合地恰不恰當。等我回來在暗房沖洗照片時，看著白色相紙上的黑色粒子，一顆顆地浮現，驀然我的心裏也浮現出我對他們的承諾。我根本沒有想到要寄給他們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寄給他們。是誰允許我對他們說謊，而且又是這麼地漫不經心。難過了好久，每次一想起來，總不免暗自遣責，我想儘快地把這件事忘掉，但，忘得掉嗎？

下次我不會再對你們說謊了，對不起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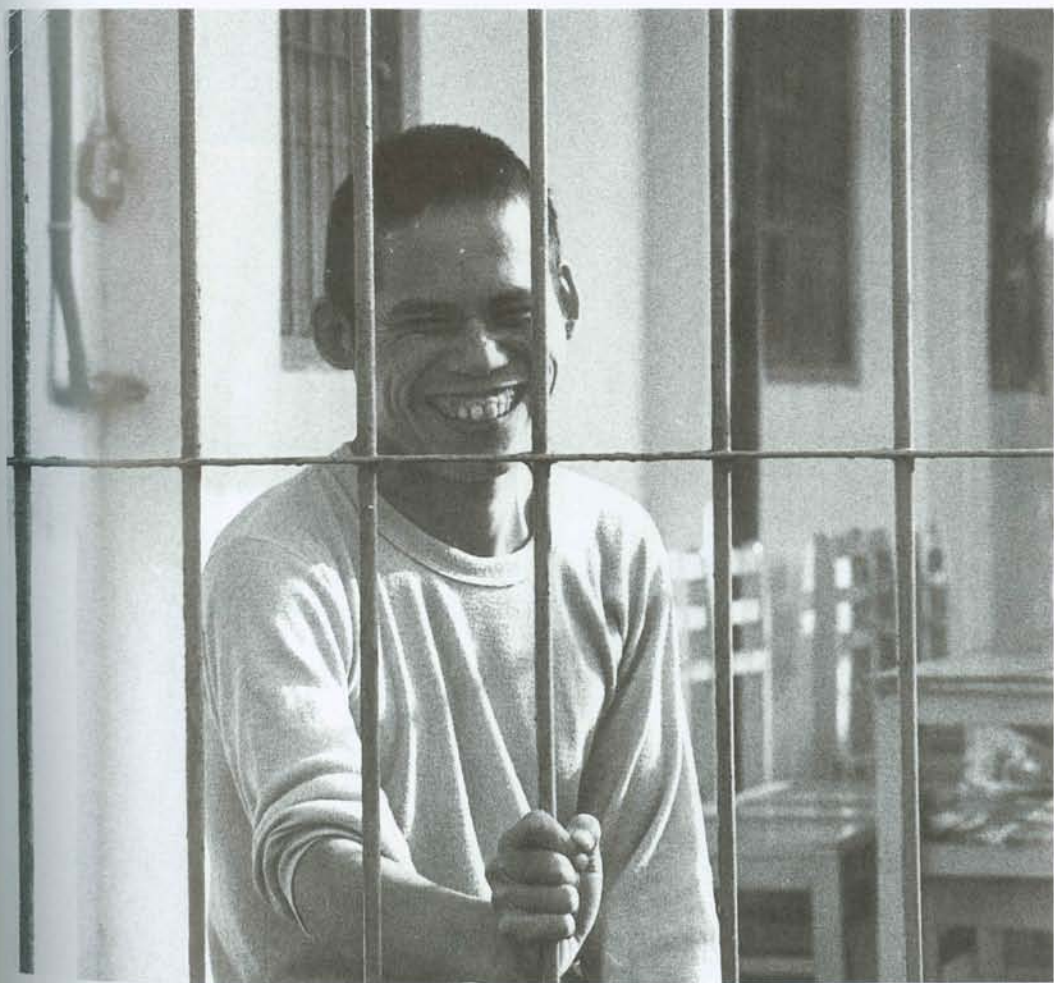
還記得前面第3頁裏的一句話嗎？「留在醫院就好了，讓他出來做什麼？」好冷的一句話。

我們不忍苛責說這句話的家屬了，通常病人的背後，已經有太多的辛酸與絕望。誰無手足？誰無父母？若不幸其中有人成為精神病患者，誰不希望有一天他能再度回到家人的身邊？只是在付出太多之後，漸漸地灰心了，他們肩上的擔子已經夠重了，我們怎好再苛責他們？我們應該做的，反而是去幫助他們，減輕他們的負擔，讓他們有能力去照顧關懷病人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
這位病人一直問我為什麼家人不來接她回去，我窘在那兒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聽旁邊另一個病人說：「會啦，妳在這邊表現好一點，等病情好一點，醫生准許，家裏自然有人會帶妳回去。」

一道鐵欄，劃開了兩個世界，一個是我們的世界，另一個是他的世界。我們的世界裏，工作、家庭、朋友，樣樣都有條有理；而他的世界，一切都亂了，甚至出現了不該出現的東西。妖魔、鬼怪，這些被正常人視為無稽之談的東西，在他的生活中確是活生生的存在著，他真的「看」到了，也「聽」到了，所謂眼見為真對他並不適用。

看著他被隔離在鐵欄之內，覺得不忍，但又無可奈何。因為外面的世界不屬於他，至少目前不是，而真實世界的我們，豈能不幫助他們除去這道鐵欄嗎？



在這個如此擁擠而且人們都如此行色匆匆的城市裏，雖然人與人間的距離好像非常近，但，在彼此的心靈間，仍有著非常大的疏離感及孤獨感。為什麼不放慢腳步，讓我們多想想自己及關懷別人呢？



後記：

當初綠杏找我拍這一專欄時，心想精神醫學是一門蠻有趣的科目，在攝影的天地裏，更是蒙著一層面紗的處女地，於是帶著一點自我挑戰的心情，幾經思索，終於鼓起勇氣答應了。

看了些台灣精神醫療現況的書籍，構思好心裏所想的幾個畫面，背著全套的攝影裝備，就這麼開始了一幕幕人與事的記錄。雖然經過了心理準備，但開始與病人接觸，還是亂了陣腳，原本ASA 400的底片，卻調成ASA 100，痛失了好多畫面。不曉得我的拍攝，會引起他們怎麼樣的反應，原本以為會有很多不友善的眼光，沒想到事實並非如此，很多病人對於我的打擾，回報的是他們的笑容。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對著我笑，伸手觸摸我的病人，他們給我那種親切的感覺，絕對無法在第二個陌生人身上找到。

回到暗房，看著照片一張張洗出來，內心也想著一個個的疑問，有些疑問這輩子是無法解答的了。我一直在問自己，做了這個專欄，它的意義究竟在那裏？如果我們在看過之後能對精神病患多一點關心，那麼我覺得我所花的時間心力就絕對值得了。再不然，如果我的祝福能對照片上的人們有絲毫助益的話，那麼在此願他們能早日康復，重新回到我們的世界。

謝謝曾經幫助過這專欄的每一個人：醫生、護士、社工、醫院、學長、同學、學弟妹、還有病患們。

民國79年12月